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李敷源

明文海卷一百

餘姚黄宗羲編

論十七

本治上 黄道周

為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與社者蓬躍而食搴棬而去乾餱萁詬以為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啟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為朽藹決笑而去夫

先王者而皆草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為決笑宜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百世獨以其言為過者何也古昔聖賢咨嗟詁告動必曰天天者聖賢所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于人無上以為無上之尊可立象不可以施化故為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齋遨引其卷曲又舉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彦體近意匹以為之賓為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

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臣曰隣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為天子者尊不絕上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絕下則忠讜不効故為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天子見一德之朋差軒授几伸玉于俯絀玉于仰言論亹亹先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匔首直輿絇屨不譾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修職陳藝油油而退凱凱終日天子

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祇受于天有其等級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于山川耀精于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言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為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廟山川帥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敷詩書旌賢黜奸章内别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度章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内外邪僞上皆知之上訊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

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為訟藪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别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心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言朋友之倫于天子而絶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為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于絶域朋友之道喻于極貫火上于天其勢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上祐于天故友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

也雲興于中而山畜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為至剛昧晦其精借日麗暉為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培塿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于下位纍冕不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閭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鷙者必與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沴厲作彗孛雜見陵谷顛變濁者反清滛

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為大奉則可以為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為敬非以為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物多則與賤

古者王后甚辨屏宁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七十二夫人八十一尚御八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洽情貌通而施化一邪寖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者以故湫陰沍于内慾陽暵于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竅而瘠哭

天子于是謂是可賤者簡眂而賤之輿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豢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説則自貂璫女史老故偎兒腸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蓋胄燕召坐論游豫封問之禮皆絶也禮絶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鴐鵞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頍弁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菽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

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興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絶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于和敬以為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為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為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内外涓實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鬱蔚之氣清則好我之情浹好我之情浹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為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絜海岱而自為立其徑率也

本治中 黃道周

為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為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于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宮府宮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宮府治宮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曰邊陲不治天下言

者宜釋宫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鳴呼是豈嘗察于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萃属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鑾之柄公卿百執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不震小人不囂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令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為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于道矣夫火發于山藪之内

百夫千指虞者以為宜獵薪者以為宜炭田者以為宜灌盜發于㢡室之下則門者不及伺筍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貍首非虎也磔狗而譟儺鼓非鬼也使禍鏑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彀則千夫闐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搆于內而後自邊警寇攘來于外宮

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州郡攜志而後嚴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于所甚較而于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内諱内者賊在于内内究不上聞久宿而潰于外潰于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于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噬于内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君之事于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己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為之

干呼戚以為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為之管呼籥以為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簟箕帚畚梮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蠻髦咬骨之彙出讒刺邊警寇攘之彙皆出于宵小權寺聖人以為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内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害也兵之本出于刑刑

之本出于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而救鬭此世所謂濶懦也而衷介之士能使人益鬭不能使人不鬭道出于衆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陛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即累世無百年之治啟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于標害而救于急搏以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眚其于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敗羣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坐明

堂發言而善則眚去而沴卻即不為卻亦不為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内耳夫五步之内豈濶于蒼青之末哉以為氏本所在精曜與宅故其行不馳疾不速今曰邊陲事遠則宜言之堂陛事近則不宜言之邊陲事急則宜言之堂陛事緩則不宜言之信然則以為堂陛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急于堂陛也是未為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過瞽史䩕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于㬪愚

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于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釁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絀内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闢人有道之政不急闢政有道之人豢士以明醴之酹秣馬以芻靈之槀繫敵以綰壘之組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折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説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于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内弔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之社

弛酒卻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王父者天下之强君也威立于絕漠厲馳于上國乃敎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旣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方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嚭李兑因以撥臂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取其外故夫爝火之蟬外眎取室之賊外謀多禁者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嘗察於本計

也哉聖人之臨 天下懸衡握斗以為物藪官府取萬鐵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畮之稻而皆有數死螟蝛蟊賊死之翁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稂莠宿莽死之雞豚搔聚死之縱此數死而獨𣪠食以論刈獲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捽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蔭已蒙然織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排衆說者必有甚諱隱慝生焉不可不察也

本治下

黄道周

然則為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内賊則在于内諱在外賊則在于外奸宄竊國必大扃限而多舉諱大扃限而多舉諱者佯為毖慎以閉天下使天下忘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為國悪所在重言為好蓋自是賊淵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壹巷寢室達于日月應役之册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亶矣猶自以為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

號衆若行寐寣之索其膏火也今楯陛之内盤泉桓淵
動千里數能含雲霧致霜露者蹠足而至若是即有不
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重其扃鐍使千百人擁之
一人獨閉而卧之猶自以為安處故今之為宅中者宜
賢于古之為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
以為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
人治千百人以為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
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

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為術者規弦天地而始于日月日月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杓太青俯水而鑒大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為明不與之為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

其寘之也廣隂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往者以為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霮霸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于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于天下喜怒賞罰不見于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

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為有代喜怒者則雖
耀佩鑑鐫刀鋸户據人之項徒足以失柄無顯威于天
下故君子之為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
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
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不受其
禍故聖人之為鼎所以使物之祟出相示也魑魅魍魎
雖甚魁醜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
情亦自以為忸怩聖人以為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

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為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曰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彊者横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睎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于有所諱而終于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為告之則憂二子又

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怨李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為賊故賊有發于慮禍討不討而皆為賊者季氏李兌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為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減轉作戍邊不為不忠也以閉其内賊而憂于外其過愈于賊故賊有發于據罷告不告而皆為賊者宰嚭李斯是也韋匡翟蔡褒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寃而不能白權幸移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

故賊有發于保身過無過而皆為賊者韋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别鬼神正告于天下也聖人為鼎而因以為斧鑕為斧鑕而因以為較梏為較梏而因以為金矢為鐘鼓而因以為鞀鐸為鞀鐸而因以為橋梁之木為橋梁之木而因以為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己自見于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曰主

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髙則民散夜
火則矢集此大昧慧不可為天子道也為天子者已錮
于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
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
矣故古者之為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
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為澤春秋雨露陵寢自
步大狩之月不廢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爽閎鬱瀉幽
清之況 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于通達

古今博奥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刋鬼寐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于外賊成于内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為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為隣而莫之知也

過臣 楊鏘

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三代之君成周以忠厚待臣故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收效也為獨遠降自漢唐以來待臣下之寬厚有禮莫如宋期以養其廉恥厲其名節以作其忠愛也終宋之世士大夫戴主之馴輯端謹絕無跋扈悍背之患食報彰彰矣但其弊失于文弱無斷士之負國也在驕縱廢弛迂徐寡效其矜激自是者又往往與人主爭勝異同矛盾以國為擲急于分黑白而緩于課功能怯于當事機而重于畏清議試

以朴忠强幹擔荷勇決者求之仁宗時已不如開雍祥興時何也守繩墨多顧忌愛硗潔而尚文飾也至鼎沸于熙寧乖剌于元祐決裂于紹興靖康紛紛皆一夥大頭巾自相牴觸而人主畧無裁制以故習于尊主而主威日削講于為國而國勢日虛而宋于是南矣嗟嗟推彼祖宗崇重士大夫之意豈望其如此耶南宋則又益偷矣以虛譽為真才以空言為實用持議者以先員重名而人不敢忤首事者自謂忠勤而全懵機權聚頭磕

滕祇説道理掀唇擊掌橫肆詆訾當時人主亦束縛于積習恂恂儒嘿曾何有一毫英氣雄畧而號為君子者猶謂莫急于格心觀蘇雲卿陳同甫之説則槩可覩矣嗟嗟豈禮士用人道固自異耶國朝培養人才視前代加隆高皇帝崇師儒洪作育一洗浮靡姑息之弊嚴刑重典頗加于法外疑其挫折寡廉而臣下習于憂勤篤于忠愛至靖難節烈震疊千古有養士數百年所不能得者何也盖高皇造就之心殷勤懇切如嚴父課子但

知玉成毫無矯飾真足以洞徹簡在而感動人主豈特
一時之憤激也哉宣順成弘以來體貌益優文網益濶
雖球同時勉輩不無慘楚辱剥而天下皆知奸豎所為
非天子意用是愈堅其靖獻之心逆瑾以苛法淫刑箝
制士大夫笞謫抄贖死亡狼籍而宄焰旋撲正氣畢伸
所以累朝人才瑰瑋勲業炳耀擬于兩漢盖至土木之
變宸濠之變江彬之變于王楊諸君子投軀戮力勘定
消弭功在社稷食報亦彰彰矣大段本朝立國其脈原

强其氣原厚故人才之挺出也雖入富貴卻無豢養氣
雖出經生卻無頭巾氣朝廷之待諸臣也其禮甚渥其
法甚明上誠于委任以開功名之路下惕于後效以收
敬事之功此我明用人圖治之大本大端也肅皇帝聖
神英斷大吏時伏斧鑕批鱗閒遭訶譴然節目敢大委
任得人諸司凜于奉法恬于仰成所係洪矣晚年深居
端拱外庭日狃嬉窳萬歷丁丑以前救時者稍矯以嚴
飭羣情已跼蹙靡騁數十年來中外無警上下交弛入

仕籍者浮文傲態澤貌枯中進退自由趋避適意壯心消于逸欲智慧讋于穠華淡泊寧靜目為疎腐惕勵憂勤惡其害已養交植黨玩歳愒月天下事糜壞至于今日勢理自應刷振而承靈者頓覺倉皇失措固無怪也夫才何常練之則出力何常習之則勝不練不習而驟當驅督如膏粱遊冶之子弟一旦責以負擔穿耳纒足之婦女一旦迫以奔趨其何以堪宜乎海内興有君無臣之嘆遂使天子有鄙疑臣下之心因而漸相水火因而

别有信任因而削禮峻法而世事人情愈益緒紛紐解豈休徵也與以陳罷琴瑟之喻與敬姜勞逸之論推原觀之草莽局外之見有不能自昧者已

學術　楊錤

天下有維世之學有濟世之學維世者明天人析義理金玉其質鸞鳳其羽厚彞倫而美風俗繩異趨以一道化無此等人則雖已安已治而元氣斯薄亂易生矣濟世者審理亂急事功遠畧長才應機導竅兼文武之

資切緩急之用俾主勢尊于上反側貼于下無此等人則雖已治已安而髖髀之斧斤弛風波之舟楫乏矣維世存乎德濟世恃乎才夫謂德之即為才也治平之根乎誠正也世務之備于經術也此如河之有星宿海方脉之有素問也誰能外之雖然但窮河源即為神禹但讀方脉即為倉公乎夫始天下而原自治安也何用贅為治安惟其智不能自謀力不能自給散不能自聯害不能自衛然後奉一人以稟仰之一人不能獨理然後

公孫尹牧以綱紀休養之公孫尹牧不皆生而知師心而自用也然後立庠序隆師儒彰典謨以講求薰習之弓旌軒裳以寵拔貴耀之非徒使其自了也蓋欲以用之也一入其彀則曰我巳(已)侔稷契伊呂之業卑卑功利固道誼所不出矣夫督功課利有國之急務也不計功將狃敗乎不謀利將恬害乎即稷契伊呂又焉用之夫抱必不靈之術以身人華膴而任勞宣力者一切付之卑小功利之徒何道誼之不恕也竭貲異數以得必不

屑用之人而一旦緩急又別從茍且赴功者圖之何養士之無益也又不啻此也迨夫勢機交迫目亂技窮有申韓桑孔所不為者亦攘臂為之而又寡效焉何親切之道誼去若熱而卑視之功利如捕風也夫天下有識時務之俊傑無無實用之聖賢吾固謂俗儒之誤世非獨其見之迂乃其才之短也今天下有能振墮媮破積習實邊儲紓閭左清嘯聚卻訌擾俾兵不驕吏不墨士不偷民不流離思亂者乎吾願截格致誠正一半精詣

以歸談理之儒而推斯人為真王佐可已

國是

楊鏘

國是有定體無定局何謂有定體槩言之有以縝密為是者有以疎濶為是者有以明審為是者有以含餬為是者有以緊捷為是者有以漸次為是者有以剛割為是者有以隱忍為是者有以振刷為是者有以因仍為是者此千古不易者也何謂無定局槩言之有古為是而今為非者有前為是而後為非者有名為是而實為

非者有常理為是而竅會為非者此當隨變通者也國是之得或出于英主之獨斷或出于碩輔之老謀或拾遺于隱君子之昌言或醒迷于虛中者之旁論國是之失或際夫已窮而不變或狃于積習而苟安或決裂于書生之執拗或阨奪于重臣之專愎或陰撓于朋黨之盈廷或紛更于躁夫之喜事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者也夫謀國之是非與行已之是非大不同矣行已者隨地而處遵軌而趨成敗利鈍置之可也謀國者君父宗

社之安危四海九州之利害關繫何如而可執邊見徇恒情畫不足以規益而曰道不計功智不足以紓憂而曰心不負國然歟否歟常觀古之識時務者如登絕頂覽方隅飲上池見五蘊因形設阻對症下藥闇見不牽浮囂不恤擔當不辭勞怨不避固非畏首畏尾膠柱調瑟者所能勝也是故謀國之要不難于有所見而難于有所淆淆之者持之似有理言之似可用而實謬于時宜此孔子所謂辨言亂政者也當國者可不審哉可不

審哉

民生 楊鏘

夫民生而須衣食居處有養有終如是而已矣兩愚不能相理兩賤不能相制而後君師官長生焉不過使之并生并遂相安于天地之間而已自世法益變人之術業亦益變而艱辛悽楚莫可逃遁者獨萃于愚賤之民世幸泰寧公私不擾則一時三代也然兵出命以衛農農出力以養兵兵則長征番戍南燠北寒楊柳雨雪之

不禁其悲湯火雷霆之莫必其命但得酣眠甲盾醉卧沙場已為厚福矣農則萬苦所集萬賦所出終歲胼胝復有水旱之虞但得不入縣門不見胥吏麥収十斛社博一醉即稱擊壤矣百伎微營勞筋苦骨亦復如是而于斯時也堅肥鮮美歌舞游般包苴餽遺窮珍極麗恣耳目之快愉昧勢理之剥復皆智且貴者之長也皆愚賤之膏脂而愚賤且甘奉之䖍事之而毫不得與者也及夫驕縱惰弛養成釁孽天下㩊然多事則抽丁選壯

橫取酷徵貪墨猾蠹澤吻摩牙公一私十如羣鴟之啄腐集蠅之嘬血洶洶乎備受剜剥者皆愚賤之民也甚至魚潰鳥離顈然隄決則潢池綠林之魁鷄鳴狗盜之流超距裂眦之士又皆策高足攄要津乘約肆盈益薪助火而草菅以用羊豕以驅奴擄刼奪蹂躪焚蕩顛連而無控告者又皆愚賤之民嗚呼哀哉何斯民之有萬苦而無一安樂耶孟子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今以勞力者虐于人食

于人者虐人民生之痛其何極之有然則嚴于吏而寛于民非神明仁覆之主先憂後樂之臣不能奮然行之矣

君子小人　楊鏘

自古國家之治亂君子小人平任之何以明其然也易曰内君子外小人為泰夫外者内之對也非無之也盖理不能無勢不能無也外之者以君子用小人也使君子不能用小人小人且自用矣何也人主所以鼓動天

下者爵禄富貴也使爵禄富貴不足以鼓動之則人主無權矣為人臣者起家而委身一也受事而宣力一也獨于其中競進而寡廉機變而善麗公不勝私義不勝利則謂之小人矣然此等更多才幹之人能自致要津之地醇謹端雅者反易入其彀中誠能駕馭而驅使之涵容而調劑之使之長有所展而勢不得肆則其谿壑之欲未必皆如莽操之無已也而世儒之所謂分别黑白者必不使一小人厠于其間夫既以爵禄富貴鼓天

下而又必欲盡得不愛爵禄不貪富貴之人將使王衍

持籌嗣宗理棼楊震孔融供使令而正心誠意之君子

僅僅襃衣拱手于廊廟之上此不可期之赫胥無懷之

世而以治今天下可乎彼小人者又豈肯甘心自以為

小人終俛首以窮死也于是黨益堅隙益開倖門日益

廣而世事從此壞矣是國家之治小人猶得分其勞而

亂則君子且獨受其責也可勝嘆哉或謂流放竄逐書

有明訓不知彼所謂流竄宰相而娼疾者也有才有度

之相其藥籠固已廣矣亦安能使人皐夔而家曾史哉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共事駕馭而用之者上也有策以去之者次也盛怒而胥之嚴扃以絶之搜索攻擊以窮之磽磽然自謂清正疾惡而使小人得肆其反噬是以名節行誼害人國家者也

憤世　楊鏘

古者英偉卓絶之士負經濟之畧抱治安之志或生逢其時或用乖其器其一段牢騷憤悶之氣不得已寄之

猖狂沈湎悲歌痛哭令人怪惡驚詫意殊不屑而胷中實耿耿醒醒悲天憫人未能頃刻置念如龎士元阮嗣宗者流詎可測量乎哉乃若呷吾俛嘿雕肝刻肺以課鉛槧之業其初念止為一身一家幸而入彀祗同空華不幸而棄置不過孤負幾句樸樕學子語耳有何瑰異不得售而往往托之勞人棄婦怨訕咄嗟以為千古奇阨尚為知類乎或者負慜罔悛迷窮不返而且謂世路荆榛浮雲蔽日以被棄之朽質謬托于湘纍之睠懷以

啄瘡之懲骨自比于絡頭之神駿其亦厚顏矣故君子春不侈榮秋不怨彫憂人之憂而人不知樂人之樂而人不與非獨見其大者乎

放言 楊鏘

嗟乎茫茫浩浩之古今變變靈靈之造化果只有人之一途乎果只有綱常名教之一端乎古聖人立言垂範一依于謹確平常者何也蓋身任世道之責如宗子課家衆弟期勤儉克立以無墜箕裘未有教之幻骨肉薄

生聚塵甑鵝結以為高者也如塾師訓童子不過訂其句讀攷之影倣納于端謹文雅未有與之談出世之旨離經毀方絶聖棄智以為奇者也即兢兢軌物猶恐有佻黠之民軼我防維以鑿人渾沌而洪深要渺如天地與吾心未應有漏之精緼俱用不着此莊生所謂緒餘以經世者也惟夫既隱矣既廢矣遁其跡于四民之外曠其情于萬物之表汸汸穆穆寥寥廓廓不入類以亂羣不比偶而立異乃始得搜山川自有之嶔奇域宇宙

莫窮之秘密一家可藏六合靡竟使天下守經之士駭以為怪禮法之儒笑以為支而因用以自悔何也唯駭益徵彼之習于常唯笑益見彼之遵于度而後先王治世安民之大經大法不以一二狂誕畸癖之人病故言放先以隱言驟先以清若夫肆吻而戀世華入羣而畔繩墨謂之惑世誣民可也

管仲 楊鏘

自古雄才實學義正志明建補天回日之勲樹翼戴匡

扶之幟者無如管仲周自昭王南征膠舟不返荆人以
戲弄賊主此時去成康之世幾何天下固全盛也玉帛
會同之邦凜凜于明法勅罰囹有戮也士馬物力又不
啻十百于江南也吾意普天同仇枕戈泣血汚瀦芉氏
以報天子怒猶未怠也乃恬然相安噤無一言是舉中
國俱無肝胆矣不待幽虜平遷而奄奄氣息決不復振
矣獨管子生周中葉為血性丈夫痛心蒿目奮然以匡
救為己任不輕其身善用其主作内政寄軍令生聚教

訓招懷輯睦者二十年人心已孚兵食已足號令已明乃始鳴鐘擊鼓振旅南向問昭王之故當時諸侯一聞此言如夢乍覺方知先朝有此未了之恨楚君相亦相顧駭愕方知先世負此不貸之辜幸事涉久遠尚可謾詞抵塞而齊亦知其極重難返姑聽其納款輸貢俾榮陽上蔡間粗得安枕而後圖東京之方物此其心刻刻在王室也試觀北杏以來諸侯乍信乍猜旋輯旋渙始驚其創咸懼其無成繼幸其成復忌其强盛費幾許圖

回幾許收拾僅乃不負初志英雄斂手結作巍然曾西何人而卑其功烈吾不知處仲之地任仲之責將何如揮霍而後云可也夫霸者伯也方伯連帥之長藩臣之名也商命文王為西伯專征伐豈文王亦雜伯者乎彼齊之所以明目張胆于楚者固曰周有成命五侯九伯女實征之楚亦知賜履之有所奉也乃不敢以江漢衡而謂齊無王何也吾不暇與諸儒辨王伯純駁之微第借令孔子得志于魯亦不過奉周公之靈申夾輔之命合

諸侯安中國攘外叛尊天王止矣能進方伯一步乎將亦謂孔子為雜伯乎孔子深知管仲之功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曰如其仁如其仁而孟子乃謂聖門羞稱謂王齊反手何言之易也且夫以齊伯則尊周以齊王則代周矣或者戰國之周業已可代而孟子訟言代之則春秋之周尚有可尊而管子極力尊之者未足深鄙也是小子之所疑也後世惟孔明乃心漢室故南陽一晤首談伯業皎然以方伯連帥討賊復仇之義望先主矣必

至丕篡而後建帝號以存祖業其自許管樂豈虛語也哉世儒狃于評伯之文昧于伯字之義動輒曰仲胡不勉其主王噫陋亦甚矣夫直有二伯無五伯則吾鄉用脩翁辨之詳矣

莊子　楊鏘

楊子曰莊周可無著此書也其言根本老子縱橫透徹極性命之致蓋謂機智開則巧偽生而憂患始直欲破澆漓之習解世網之縛而還之混溟之初也然而適所

以開人之機智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聖人喻其意而心愈嘿每每低一著以程世穩一步以立言其于斯世之幻妄冷淡處不欲道破恐賢者得之益任其曠誕不肖者得之愈利其縱恣則非世道之幸也莊生誠欲游方之外守性命之宗何不離言語文字自比于古之沈冥乃昭昭然闡抉太盡徒為後人開一頹惰放肆之惡門户其尚未至于至人之域乎庚子嵩讀莊子曰了不異人意蘇子瞻曰吾昔有見于中口不

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由此推之不畏人祭不透正謂盡決其防今夫慈母之愛兒子也見其近于井則惕之曰是不可窺其中有鬼見其弄果核則誡之曰是不可銜誤吞之則腹中生樹于是羣兒遇井則遠避手果核則不敢入于口有黠兒教之曰井安得有鬼腹安得生樹為剖析其必無之理又為之窺井銜核以示其無他于是羣兒競效之為慈母為誑已畧無忌憚而溺且噎者種種矣故謂黠兒之言為謬乎非也其愛羣兒之

心大異乎慈母也大抵莊子生于周之末造士大夫無復傲敏憂惕之志而聰明特達者遂偃仰放逸以全其天年其書亦氣運使然然其中皆至言微言與六經相發明者殊多非莊子不能著此書吾惡夫機鋒嗜欲横口填胸而效顰莊子者也

死節論　陳確

嗟乎死節豈易言哉死合于義之謂節不然則罔死耳非節也三代以前何無死節者無非死節者故不以死

節稱也三代以後何多死節者無真死節者故爭以死節市也何以言之生死亦平常事絕無足奇者要善其死之為難耳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則舍生取義是故義可兼取則生不必舍仁未能成而身亦不必殺也由賜未悟心疑管仲之不死夫子盛推管子之仁而終黜匹夫婦之小諒孟子亦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故參觀一聖一賢前後之言而談死節者可以鏡矣殷

之三仁惟比干之死紂殺之耳使紂不殺則比干終與微箕同賔周周室必不死也惟孤竹二子獨能自立名行不食周粟窮老西山故孔孟嘗稱其餓葢紂雖暴君也武雖聖人也何至使八百諸侯同聲一詞冠帶之倫服膺新命向無夷齊之餓則天下後世尚復知有君臣之義哉此抗古以來一大砥柱也故古今談節義者必以夷齊為稱首嗚虖若二子者可謂真節義矣然夷齊之所以為夷齊只在窮餓節如是止矣不必沾沾以一死為快也使

二子而亦若後世之不食七日而死不成夷齊矣子長好奇猥云餓死遂使學古之士信孔孟不如信子長不亦悲乎夫以二子之義即優游西山之下竟以壽終已大節凜然照映千古何必死蓋惟其不官不死不十亂不三監非殷非周非仇非后伯叔逍遥西山終老求仁得仁斯其至也而復何慊慨之足云凡言餓者只是窮困之詞孔稱夷齊與齊景之千駟相提而論可知只是貧耳故詠詩嘆美不以富而以異孟子謂七十非肉不

飽不飽謂之餒夷齊之餓不肉食之謂也即何嘗許其兄弟捐軀同殉國難者乎春秋褒善之文舉其大者遺其小者如其餓死則死大于餓不當但稱其餓也即叩馬之諫采薇之歌或傳好事或采軼文何可憑斷且二子自北海來歸已與太公同稱大老後西伯死又十三年武始伐紂則二子者已皆皤皤期耋之年天下而無不死之人二子安得獨不死只不是餓死耳自此義不明而末世好名之士益復紛然致有赴水投繯仰藥引

刎趨死如鶩曾不知悔凡子殉父妻殉夫士殉友罔顧
是非惟一死之為快者不可勝數也甚有未嫁之女望
門投節無交之士聞聲相死薄俗無識更相標榜虧理
傷化無大于此近世靖難之禍益為慘毒方練之族竟
踰千百一人成名九族湛首何可說哉甲申以來死者
尤衆豈曰不義然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且人之賢不肖
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士動稱末後一
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未有若死節一

案者眞可痛也即又何云三代以前無非死節者耶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雖此其選矣生有所以生死有所以死如四時陰陽更相禪代不爽毫髮正所謂與天地同其節者乃眞死節者也即向所舉箕微夷齊之節各有攸歸微箕志存宗祀故受封而不辭夷齊志扶綱常故辭禄而靡悔要之四子易地皆然節如禮節揖讓進退之不可踰咫尺也節如音節高下疾徐之不可徼芒忽也若雖是推則三代以還死不失節者蓋亦鮮

矣昔人有云東漢之節義不若西漢良有以也古人見其大今人見其小古人求其實今人求其名人心之淳漓風俗之隆替繇斯别矣然則今之所謂死節者皆非與曰是不同有死事有死義有死憤有不得不死有不必死而死要以無愧古人則百人之中亦未一二見也忠矣可謂仁乎曰未知而何易言殺身成仁之學乎古人學道只如布帛菽米日用靡間猶難言純熟今人皆有意求之何易可合果成仁矣雖不殺身吾必以節許

之未成仁雖殺身吾不敢以節許之節也者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故曰中節之謂和豈惟今罕其人子固言中庸之德民鮮已久蓋言中節之難也

喪實論 陳確

先王之制喪也權親踈而為之斷非以其名已也蓋皆必有其實焉昔者宰予欲短喪而子罪之齊宣王欲短喪孟子譏之儒者必曰宰予齊宣之非而孔孟之是也何待言哉非惟然也前古之為母也齊衰杖期近古之

為母也斬衰三年儒者必又曰前古之失而近古之為得也近古之為適母也三年為生母也期今之為生母也亦三年儒者必又曰近古之未得而今制之得也于是聞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則羣非之見時罕有奪情起復之事則大笑罵之嗟乎不循其實而徒悦其名曰吾寧從其厚者則天下之可非而笑者必多矣雖然今儒者之所為三年喪吾知之矣書之簡曰孤哀子而已矣曰制而已矣曰泣血稽顙而已矣而言笑則晏晏也睹

其外貌則傫然衰冠而已矣而內皆纖縞也飲食則厭酒肉也寢處則安房帷也夫且覥然晏會而不知恥也預人閒事匍匐公庭而不知其非也有三年之名而曾無緦小功之實而猶欲非且笑天下之人可乎哉文帝雖更三年之制然有短喪之名無短喪之實歷觀漢代之主並篤于所生故死而皆以孝謚非苟而已也昌邑入繼以尊則天子也以親則非所生也徒以居喪無禮私買飲食為大臣所奏至不能保其九五之位則漢乃

嚴于喪制非弛喪制者也陵夷至于魏晉一時風俗號為頹敝而劉隗所奏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及同宴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並應時罷黜故謝安石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則王坦之致書苦諫至往復再三故同宴者且不免則喪主可知朞功之喪曾不得少假則三年者可知六朝之敝也而猶篤于喪若此則三代以上可知何圖至于今日雖號

稱名賢行若禽獸曾不省察親朋不之規有司不知罪誠舉所謂三年喪者與古齊宣宰予之流絜情而量實已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暇談姚虞稱曾閔哉夫孝者百行之原喪死尤孝事之太一端虧損百行莫救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何得不求其實而徒驚其名曰大夫必三年而後服官士必三年而後出試三年則三年矣試回思三年之中服食何如也居處何如

也有不背汗交流錐心刺骨踼躬無地者乎故古之期母而三年父也非薄于母也父在則禮然也况乎非適母而生母也然禮雖殺也而情彌篤矣今而不然禮彌隆也而情則薄矣故古人之于親也似薄而實厚今人之于親也似厚而實薄古人之喪親也擗踴哭泣而已今則盛集僧尼伶優以悅里耳夫僧尼伶優之為費非不繁多也然而未若擗踴哭泣之至也古人之葬親有懸棺而窆者今必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非然則寧久

停而不葬夫擇地擇年備物而後葬之于親非不厚也未若懸棺而窆之可速安親魄也非唯事親為然也古之稱朋友者以字今之稱朋友者曰某翁某老古之于朋友多規今之朋友多頌夫翁之老之而多頌似厚矣然不若稱字多規之真篤也古之飯客者有以蔬食今之飯客者必備味不備味寧弗飯備味非不厚也未若蔬食之可以速飽也古之于妻也嘗三世出今之于妻也舉世無一出不若三出之可以肅違也古之婚者六

禮備然不過數金今之婚者未能半六禮已不下數千金夫數千與數金之為厚薄易知也然不若數金之逮時也古之嫁女者荊布而可已今之嫁者必珠玉綺繡光耀白日迎奩之舟相銜而進而後嫁夫珠玉綺繡之于女誠厚矣然不若荊布之貴德也種種薄俗自謂能勝古人而已不如古人遠甚吾故欲籲今世之士之稍知道理者凡事皆求其實毋徒騖其名而況終天之痛乎哉僕昔年喪父隨俗習非不能循禮真是千古罪人

然每當賓朋讌集之日亦未嘗不良心中發頭面赤脹坐者怪之自後每近先人忌日輙斷腥一月然亦何能贖吾罪之萬一此僕已覆之轍故敢拈示吾同志以為殷鑒嗚呼士茍念此則時蹈氷淵又何敢非笑人之有

明文海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姚元開

明文海卷一百二

餘姚黄宗羲編

說一

醫說 趙汸

醫之為術古之君子類皆能之以為養生事親慈幼之切務非可漫焉諉諸人者是以百家衆技莫得而先焉況人之有身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元氣之藏神明之谷經之所起脉之所止營衛周流屈伸聚散與天地比運

氣靡常土風殊理五臟六腑勝負衰旺死生疾病之所以皆儒者格物致知之目所當必究未有寘然於一身之内而得為大儒君子者也去古既遠由百家衆技而上率以空言相師而不既其實惟醫則利害得失決於旦暮間甚遠不過旬日非可以文辭隱蔽故學者鮮焉於是判為專門而世俗養生事親慈幼之際亦惟他人是託其不能無憾者衆矣宋之盛時嘗命文臣知其說者取前代方劑雜民間所獻遴選而慎存以極謹審之

道業斯術者賴焉奈何庸人謬為增損一以温平和解掩其所不知而終無益于治療之效漢長沙太守之書觀證察脉以知病之所在而湯劑施焉其道最為精當而近世以來遂為絶學間有剽聞一二曾未得其要領而疏導湯泄率意妄施戕生人於掌股間而目不瞬其流弊豈有涯哉故凡儒者所當為而不知講則世俗之士將起為之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不獨醫也河南處士郭公子和嘗以其修己治經之餘取張氏書精意研覃

補其闕略朱子為叙以表章之沙隨程公可久亦有論著今傳者罕矣四海既一河間劉氏東垣李氏之說始行東南其遺書未嘗散布者猶有數十種有志者由是以遡長沙之學而有得焉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可以及人庶幾古者大儒君子之能事不遂泯於方來已乎雖然醫仁術也其體甚大其理甚微其用物也猥而雜其取效也近而著非通乎天地之化辨乎事物之賾者不足以成其能也非貫乎方論之博極其心思之至者不

足以致其用也蓋必有明敏之資躬質厚之行而又反諸身以求古人格物致知之所必究者而用力焉使其心靜而理明志堅而神定然後聖神功巧脉病證治之說可以意會金石草木形色氣味之性可以類推而又博濟而匪私善施而不伐庶幾醫道復古者乎予嘗重有慨於斯切意通都大邑或有其人而未之見聞浙東朱公彥修親得河間東垣之傳於其師每欲一從之游亦因循未暇也至正巳丑冬來錢塘卧病進士臨川葛

元哲會舍君時為行省掾以長沙法親煮藥飲予且曰
予書佐盧叔原善論醫當使為予發藥既而叔原至按
脉處方乃東垣治内傷法也藥三進而病愈予歸山中
每思叔原不忘辛卯十月予復來而叔原方給事公府
少暇日則指徐君子貞相識因造其家得觀李氏諸書
歎其用力之久客中感疾屢從子貞得藥如鑰透簧湯
沃雪又喜其取效之速聞朱公昔遊會府子貞之先君
子愛慕之因遣子受其說又知其學為有傳書肆老人

陳思復為予言子貞之父孝於親養生送死不墮流俗尤篤友誼則其過庭之間所以為學問之本者必有道矣蓋是數者皆非今日方技家所能備而子貞兼有之且年甚富氣甚清讀書論文日進因之以成其能致其用使得於已者可及於人續于前不絶於後其事甚偉而乃優游獨善使其道闇然而不章予蓋深惜之故具以平昔所見為子貞言子貞倘因予言而有感其必善施博濟不失父師之意有以副交游之望乎

染說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為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橐蘆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涚水取欄之灰以為材熾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為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為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

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于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雖然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

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于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于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

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之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于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于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為

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于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意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于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

其力于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歳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説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于希直也

雷説上

劉基

有夫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矣劉基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震以討

焉惡用是司收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慝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闡幽神道也曰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因罪之輕重而前知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曰天又自以震戮人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人不能勝而戮之耶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幼而不孫為人友而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而

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行姦秉約而肆淫人言而獸心陰慘而陽和磨牙吮血朘膏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而逭于司寇之誅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覘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搏於陰必迫迫極而迸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礮也而物之當

之者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于木石豈木石亦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下

或曰雷有神焉有諸曰人曰有之曰然則雷神所為而非氣矣曰否雷與神皆氣之所為也氣也者無所不能為也忽而形倏而聲為雷為神或有或無不可測知人見其忽而形也而謂之神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無形形

則物矣是故有形而有質者有形而無質者有暫者有久者莫非氣所為也氣形而神寓焉形滅而神復于氣人物鬼神或常或變其歸一也曰既為神也而曰不能戮人罪何耶曰神形而暫者也彼且不能以其形惡能求罪人而戮之

菜窩說 并序

劉基

菜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為

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為工部主事因戲作菜窩説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犁眉公謂東門子曦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俯壕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緯以蘖埸是葢比如東鍼銊若攢鎗蚝蝪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于其中壂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蹟蜎

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跡與鼪鼠為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强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為蓬雚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棗栗穰橙鄧橘李梨薁鬱秦杏周漆柿桃柰楔琬容琰貿椅桐栝柏堅續有瑟桂椒萸檓吐芳馞馝木瓜榲桲藷薁葛芴叢蔓轇轕彼挐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

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牆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昌不懵東門子賧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于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

釜而俟爨也抑且為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膜吾肬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乎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粱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粱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牿一㸬三鏺其萊蕪芟去奥薉拔其荄杜阜䮈籜而炧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潴水有池洩水

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疎稠比
稀葱蒔舉肥根莖實羙各隨其時羅之離離鑑之菲菲
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
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温有酒盈尊他日犂眉
公過馬東門子賧御諸門犂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
已乎東門子賧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
坐于吾廬而為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賧曰
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

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愼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薑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强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

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羅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微骭瘍也骭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蔞蔞者傴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頀也頀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

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藭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莘莘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窩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

萊窩願公為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萊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南岐癭者說　劉球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飲之者輙病癭故其地之民無分大姓小家子男婦女老人後生無一人無癭者彼既安於常故而莫醜之亦莫思所以去之及見外方人至則羣小子婦人聚觀而笑之曰異哉爾之頸也焦而不吾類焉外方人曰爾之纍然凸出于頸

者瘿病之也不求善藥去爾病反以吾頸為焦耶笑者曰吾祖然也吾父然也吾家之人然也吾鄉之人然也烏用去乎哉終莫知其為醜也夫世之人紛然以貨利病其心而不念其背于道外于義猶瘿者不自覺其笑于形矣及見正人君子言不能相入輒羣起而攻之曰爾何迂也非吾類也噫是何異瘿者笑世人為焦頸哉

說舟　劉球

余常觀舟於江湖之上矣其水盛而風烈波濤之勢洶

湧鼂鼉蛟魚出沒遠近山川為之震蕩晝日為之昏黑彼羣小艇方港收岸泊之不暇所謂鉅艦穹艫者且欲高其牙檣張其帆席當中流冒白浪以上下乎其間萬斛中藏不見其為重千里倏至不覺其為遠盖其物大而具備故雖涉江濤之險而恬若無事而功百倍於羣小艇焉使其在恬風之瀦止水之淵雖有載重致遠之能且無所施其與衆小艇何辨焉士君子負才美不能得名于僻壤小邑而能得名于大方亦何異于舟哉友

人羅君勉學工部侍郎寅菴先生從子也以歸安丞得
代來京中外人皆薦之限于常格不能拔調江夏丞江
夏湖廣首邑當水陸四達之衝朝使蕃物往來無虛日
勢偪而政瑣以煩人無樂於官其邑者猶風濤險阻而
羣小艇皆畏縮不敢前也羅君有學問文章而才能優
于巳識量高于世猶鉅艦穹艫之為物大而其具備也
往丞劇邑雖喧囂交集其耳疑難充塞其胸必能無動
於懷猶舟之犯險浪而若履安流也事必敏于為為必

果于救猶舟之行愈速而至愈遠也政令之施事業之就必將異于人而優於人猶舟大而功倍也雖然羅君猶當端其心以為之舵樹其節以為之檣察於世故以高下其帆席體乎人情以緩急其綯索然後能有濟也不然將危于犀小艇焉尚望其功之成乎交游之士皆贈羅君以詩余獨舉舟以喻之

物形說　李賢

萬物之形不出方圓二者然草木鳥獸之類由天生者

其形圓惟踞用室宇之類由人為者方圓兼之大抵出于自然者未有不圓而方者反是蓋圓之出於自然者以有理為之主也理即太極假使有形無不圓者故周子為圖以示人亦必圓其形焉或謂天圓而地方地豈不出于自然乎曰以地為方者據其平言之也殊不知天包于地地如卵黃蓋亦未嘗不隨天而圓其形焉且紙窻之隙初無圓者日來射之其影必圓蓋亦隨日之形耳水波之靜雖曰平焉以物投之其紋必圓蓋一生

水水亦隨天之形耳以類而推之莫不皆然于以見造化之知矣

捕魚者説　李賢

湍之北涯有港焉水自湍流滙而為淵始容小舟入百步外漸濶成潭水深莫測相傳有龍隱其中魚大至尋丈戲躍自得觀之者環步垂涎而不敢犯村有漁者不勝其欲獨棹往捕之飽其船以歸潭亦寂然無所靈異里人見之驚其得大且多爭問所自漁者靳不以告由

是潛持羊酒粟帛以賂之始告焉求者既多告之亦衆衆懼前所聞猶豫不往漁者利其賂曰傳有龍者妄也昨者吾捕良久寧不興起邪能我從者與俱于是隨以往者十八九惟一二熟計之謂龍處必深彼必會其未知耳其可再乎獨不從已而漁者進從者繼之至潭方捕之頃水忽湧溢漁者不知所在餘皆驚亂迅雷大震墨雲匝地烈風暴雨驚電閃爍漁人溺死過半得附岸者神飛心悸不知言語飲食者累日惟一二不從往者

無慝嗟夫漁之貪利而蹈害也如此人之趨附權勢也亦然方見其赫赫炎炎可以富人可以貴人莫不趨之附之百計效勤以餌其所欲已而天道一還權勢既滅趨附之人逮禍莫逃與從漁者何擇焉惟守道秉義君子能遠之耳錄其說以為士之立身者鑒焉

媒說 石珤

西里之婦有習為媒者三年不成凡為絲蘿之好鮮扣其門釜竈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

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膏唇錯牙毀方削廉
意隨波流辨逐風生化強為奸扛畀使尊堅白同異爍
爛紛綸盼移喜怒咳定取予左顧漢勝右麾秦衂自以
為術已精矣一行而節應再舉而轍亂久益齟齬行唾
于塗立詈于垣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
無復言媒妁事竊聞大媒氏旁通于道大化于藝願進
之階下以祛愚婦之惑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布席于
堂歛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不悟迺閉之别

室致憤發悱明日又問之對曰將無夸毗大縈嗡訾失
幾功急大勞反損事圖速成反敗與曰未也趣復入戶
三日然後名焉則見里媒之眉間栩栩然有動意曰幾
矣得之矣問曰女知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為女言
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王之道
至大極遠吾儕巾櫛賤婦矮巷小人安敢議之雖然御
有百車不如詭驅兵有百萬不如反間是故我遇其常
揚兵正旗三戰而勝功非我誰卒遇勍敵我計不展進

與無所得退與後有患彼乃嚴兵以待我亂我乃騰飛語飾謗書賂左右私名姝嫁怨貫禍以保我軀是以亞父抑田單走樂毅奔晁錯剖忠反遇禍正反蒙詬必如是然後兵可制勲可就矣媒有兵道焉女之所習者蓋尋盟屢講朝平暮成孳食而更戰既陳而後擊之法也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圍柵未備而敵大至矣女所謂知媒之常而不知媒之變者乎吾為媒三十年矣被選入官亦復十年吾譽枯楊使為春華毀白台使為嫫母

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其會收兩家之歡得三倍之惠卒有爭迕吾委諸其鄰其鄰不受吾委諸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交惡而吾潔其身故吾老矣國中推善為媒者無以逾我而老婦壯子少孫行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難易之理成敗之數爾亦宜知貞女易成冶女難成妍女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成失節婦難成蓋其㜸惡素定風聲素遠幸我輩者雌黄炫亂黑白顛倒使芍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

此舌與齒耳故吾輩者為正人小利為邪人大利而怨不及焉抑吾聞之嫁怨於人其怨將繫貫禍自我其禍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姑以卒歲利吾身而已乃更教女為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足取然其言時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餬口之欲亟以至此耳以吾觀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偃然自以為得計亦甚矣

鼎鐺說　呂默

楚人兵後徙居故宫之址既結草為廬壘甓為墻壁又鑿土為池忽獲古鼎量可受百斛上為蛟龍紋下為鬼物恠狀款識磨滅不可以考若夏周所遺故物實希世之寶也中有大小二鐺一折其足剥蝕幾盡一缺左耳中已斷而未𨥁雖剷刮下下鱗鱗若痂痏者如故鼎文不可以挽乃負二鐺適市售之時亂甫定市之乏釜鬲以爨者為多爭欲酬而易之始酬以五十則怒以五百則笑以五千則又笑且怒有酬以五萬者乃售之歸視

鼎喜曰鐺以如許此豈倍蓰而已哉自吾亂後弊衣糲食不自裕盖天以此優我也但未能舉而置諸通都大邑富貴不須口也於是圖之以揭市門久無有應募者適有博古君子過焉因請而質之乃笑曰實則實矣奈時何夫狐腋雖珍而襲布帛者衆熊蹯雖美而嗜菽粟者多龍泉太阿為天下大寶以之補履不若兩錢之錐鐺固小勺水以沃束芻以然炊之易炎揚之易飱其熟也可立而待此朝暮之不可無者故爭欲易之鼎雖大

以之熟犀象烹黿鼉則不可投川鷄鳧汁少則熬而不熟汁多則淡而無味將焉用焉楚人憮然自失曰古云才大難為用其斯之謂歟遂歛圖匿鼎以自晦云

移樹說

李東陽

予城西舊塋久弗樹比闢地東鄰有檜百餘株大者盈拱高可二三丈予惜其生不得所有種樹者曰我能為公移之予曰有是哉請試許之予嘗往觀焉乃移其三之一規其根圍數尺中留宿土坎其四周及底而止以

繩繞其根若碇然然其重雖千人莫能舉也則陊其坎之南稜絙樹腰而卧之根之髆實以虛壤復卧而北樹為壤所墊漸高以起卧而南亦如之三卧三起其高出于坎棚木為牀横載之曳以兩牛翼以十夫其大者倍其數行數百武植于墓後為三重閱歳而視之成者十九則又移其餘左右翼以及于門又夾神道而南以及于涂再閱歳而視之其成者又十而九也於是條幹交接行列分布鬱然改觀與古墓無異焉夫規大而坎疏

故根不離宿土厚故元氣足乘虛而起漸故出而無所傷取必于旦夕之近而巧奪于二十餘年之遠蓋其治之也有道而行之也有序爾予因歎夫世之培植人材變化氣習者使皆得其道而治之幾何不為君子之歸也哉族子嘉敬舉鄉貢而來予愛其質近於義留居京師與之考業論道示之嚮方俾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觀法而磨礪知新而聚博越三年志業並進再詘有司將歸省其親予冀其復來以成其學且見之用也作移樹

說以貽之

明文海卷一百一

明文海卷一百二

餘姚黄宗羲編

說二

觀陶說 邵寶

邵子觀于景德之陶歷羣工所咸造焉客或嘆曰吁陶之為器其難矣哉方其取土於山猶夫石也碓而粉之澄之以水濾之以渠浥之以甓和之以漿始可以搡而規之又必削其未整焉因以壞者什一磨其未澤焉壞

者什二潤之以膏飾之以采内諸火而出焉壊者什伍其幸不壊者舋隙瘢玷又什之三葢自始規而至成槼以獻于尚膳其不得與焉者多矣然取土而舁者若干人碓者若干人澄者濾者浥者和而揉者削者磨者潤且飾者納諸火者各若干人凡越工者十而后槼斯得其成也其獻之上不過備一御耳爲之如是其難而用之不以爲異是可嘆也邵子曰是誠難矣雖然吾猶以爲易也夫取土而制其質澄濾浥和而後就規刮磨潤

飾而後就火苟不壞者皆成瓿矣瓿而獻之不過三月則離山野而薦諸郊廟陳諸宫寢祭祀享燕實與有用焉斯亦異矣視其為之之難亦何負哉乃若君子之脩身以待用者材以為土學以為硉戒以為澄省以為濾從義以為浥力行以為和循禮以為規研精以為刮師友以為磨出詞以為潤表儀以為采自試而徵之以去其疵隙玷璺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十年曾不得望君門而效用焉甚或終其身於山野其視夫陶也又何如邪

賔方陶於人才知其難焉故陶吾猶以為易也客起而謝曰吾聞萬室不足於一陶今乃知其難若是雖然匘猶末也請著以為說俾用才者知焉

愚說贈王君 楊循吉

駙馬都尉訓導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予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邪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後吾之智竭

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用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具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也今夫終日辯而必歸於默終日鬬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辯與鬬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鬬者起而乘之而不鬬不辯者未嘗有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鬬而實非怯與訥也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

故天下之辨者恒遇訥者而止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勝智不已多邪

書說　蔡羽

草備玄機亦由風氣籀文三變六像具存雖云道藝通神明子雲心畫類別正邪中郎筆論散懐恣情多力豐筋者聖鍾司隸得之章草通靈感物者譚衛夫人示以七妙之象減景鍾索邈步右軍筆陣判將領之後先衛瓘風流亦西臺之髙品是故有劒法籐法戈法弩法

點法波法增減法畫斷而脉故連形虛而氣故實右軍云戈如長松倚谷曲如懸鈎釣水放如長弓發箭收如虎鬭龍驤是故有立法踠法頓挫法顯異法貫穿環合曳如杖横如舟牽如電掣立如鳥卓踠如股疊秀如秋水芙蓉險如崩崖縣石穩如平郊安步猛如泉瀉驟奔虎嘯而谷陰生雲興而天彩煥是故渾厚而英發清新而潛括散散湯湯而剛介勁抜趨趨蹌蹌而優閒裕幹疾者如脫徐者如待奇正不同視前軍之部位東南虛

席效賓主之成章是故疎不容加密不容遺華不可凋
禿不可少筆行而志自從趣動而機不已故曰用筆者
天流美者地力圓則凋勢疾則澁內貴盈而外貴虛於
戯聖賢既遠閫見日疎池𦾔被穿用心良苦意在筆先
山陰之確論十遲五急墨道之要機羊欣親受於子敬
張翼亦幾于亂真阮研骨力紹之淵微梁武荅書首推
程邈元威論筆先進張融蕭思話不識右軍欣為鼻祖
永禪師遥托僧虔不失家鷄筆侍心傳道難俗論文皇

辟以魯廟之器世南謂之神遇無為歐陽八訣發永字之威儀過庭長譜歎古今之阻絶故三十六法不為贅懐瓘十體不為侈魯公之所述必待志士高人方明之撥受在乎掌虛指實公權筆諫之要盧儁臨池之訣各有由來非浪言也顛張得之劒戲狂素亦類驚蛇徐浩之體氣純白沈傳師之骨法清虛蘇長公論書法謂大字之難在嚴重結密黄庭堅云自移戎州之後悟沈着痛快吁代有古今變無終始皇王帝霸各暢厥猷是故

三才一德典章不能掩其盛品彙含曦鬼神不能奪其秀立造化于毫端壯萬古于一瞬非吾所知也

養魚說上　桑悅

思玄先生朝步西昌市售魚苗之盈分者九尾以三投之池沼以三畜之盆盎以三放之澄江祝使赴海投之池沼者數月盈尺歲無加益焉畜之盆盎者數月盈寸歲無加益焉予怪池沼之魚其長不能填池沼而必量之以大小盆盎之魚其長不能填盆盎而亦量之以大

小惟放之江海者不可知而魚之歲益亦量之故千尺之王鮪生之江而河不能育幾千萬里之鯤産之海雖江亦莫居之也若夫不拘不礙可大可小喜則勺水為神淵怒則巨浸為焦澤其神魚乎嗚呼人之於位恒不能盡填其職而多量之以大小其身心惟涉位而不量遯世而無悶者乃為至人而推移變化斯不可以常情測之也

養魚說下

桑悅

予盆盎中所畜三魚鱁二仙鯉一時寓目焉忽春雨驟至溝澮皆盈二鱁思欲致身江海噓吸波濤乃隨客流而逝未及澄江水涸石出枕籍交衢焦爛而死獨鯉方圉圉焉洋洋焉吹微沫以自適乎怪鱁之長不過數尺其用足充鼎俎而已仙鯉則寄名龍籍秉時變化可以上下風雲而霖雨四海何鱁之不安分而鯉之能自守如是哉古今斗筲之士偶借恩波不自揣量遂謀非望駢首戮於東市者何可勝計而抱濟世安民之具者乃

甘栖遲一丘壑與隱一小官下吏泮奐以長年不猶是耶

貴行說示門人　桑悅

言行君子之樞機二者孰貴貴行行言之實也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蒙𣎴氏之國有臣虁姨剔思玲瓏盛夏置麾車千乗車置輪郭鑄鉄為桔㮛上樹八十一扇機括屈卷風韻澎湃其止所草木熛兮激激羣

兮紜紜騰涌幡摩如一然長養不加彼區有南風之聲無其實也妄言為啞妄聽為聾言而無實與不味而聽之者厥病𤸃同君子聰明之會而自聾啞乎哉君子有三行五性澄心纇瑕纖萌剸擊若雔念慮碬獵罔非至德是謂心行履仁服義非禮不動是謂身行非先王之法言不言天妙剖錭霏屑飄冗是謂口行口行純玉猶為崇影矧或純與糅瓦礫耶天下生瀾以國欺國者起兵以家欺家者起訟堅軟之鬬俱憮得雋言焉背行是

以口欺身心不思闢口而勝之是其人無真氣無真氣
而可以為人乎哉古之聖賢其言載之六經非言也宣
其實也後世之文慓峙涎括凝躁異格精之者能籞㴞
瀣礪槐岻長河滎星宿控熵飲沆瀣江淮餐甘露於沃
渚之野騎黃鶴駕應龍下上八紘其妙入無相則神巫
莫窺其客衡婁焉如谷岈焉成陸漉焉非真爚焉通神
其與呐呐藏脩奄然蔽闕之君子異矣昔周公相成王
致太平開明堂受朝賀鎬京有二肱人獻技一致雞卵

數斛平纍于地躡屐軼盧其上沓訊盤蕩輕㲉不驚一
舞干將莫邪揮霍光碎若寒雪亂下雲陰天寒㝞葉䕺
䕺乾落王覽之曰神哉技庖之眇鄙人種禾耨壅灌剔
以時禾秀粒如莒穗垂垂盈尺鄰井之䕎莫肩自號神
禾以為妙術亦獻於王王大笑史佚等俱笑周公曰眩
人作淫巧以蕩上心誠蠹政而無益者也庖之眇鄙人
之術行天下其制禮作樂之本歟於是投眩人於四裔
封庖之眇鄙人為保介

降真香說

桑悅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蹀絞嗑巨材產多于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微黄曰藤香或深藏巑岏巨石攫路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為之降真真之所成假降久矣天之於人純真並畀長與世接巧偽日滋欲聰明盡亡耳目俱喪纖假悉屏獨全其天果易得耶嗚呼物降其假其真香于一時人降其假其真香于萬世故曰人為貴安得舉世皆淳

萬物同春入混沌室結鴻濛鄰焚真香會人以遺乎假合之身

用茅說　桑悅

柳州郊野多產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沒牛馬囷猺獞藉埋伏劫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奉當道檄築王融之鈌城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里胥籌其役僉曰木或易致邑瓦工惟三四人瓦難猝具蓋樓合暫用茅將野茅已盡焚各村老弱至回祿虐燄

不及處採取有得蓬蓬勝於蘭蕙予懼新城灰土未乾忽春雨連綿萁城樓悀懞其頹圯故求茅甚急日坐行府中聞負擔簌簌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盂之金不願易也且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為人所賤惡豈知丁時之鈌亦逄亨運上下貴重之有如是耶嗚呼茅一也昔馬在野為藪以蔽賊今轉而輸官護城以禦寇凡物能取其長未必無可用也抑亦僻遠之茅素不黨惡至是而得顯用歟雖然城樓聳軍民之具瞻不

得已而用茅茅性易腐其品極卑升之茲樓之上氣象蕭然無以壓人之望是可暫而不可常也因循苟且不急求瓦以易之而以全城專托焉則悞矣昔漢高祖以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夫也劉卒賴以安唐太宗取李勣于羣盗因以為將不為無補使居相臣托孤之任安能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太宗用茅故其後之城或固或不固

觀戲説

桑悦

桑先生愛觀南戲不論工拙樂之終日不厭或曰先生大觀今古而於是戲之觀何取焉曰吾取其升而不榮黜而不辱笑非真樂哭非真哀而已昔文惠君之養生得之於解牛張旭之草書得之於舞劔宋元君之畫史得之於般礴司馬遷之史記得之於遊覽是皆見之于彼而悟之於此者也予於觀戲得處世之道順逆之境交於前不為置休戚焉謂非有得於戲哉嗚呼今古能觀戲者鮮矣

明文海卷一百二